

抗战文艺作品巡礼

开栏的话

今年,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回望烽火岁月,拿笔的战士从未缺席,一部部文艺作品在战火中诞生。这些作品如同战斗的号角,担负着唤起民众、团结民众、鼓舞民众投入抗日救亡洪流的重大使命。

本报今起开设“抗战文艺作品巡礼”栏目,品味永不褪色的抗战文艺经典,致敬中国文艺史上这辉煌而悲壮的一页,弘扬伟大抗战精神,凝聚前行力量。

几十年来,我在不同场合、无数次地聆听《黄河大合唱》,每次都会不由自主地眼含热泪。唱到《黄河怨》,许多人挥巾拭泪;唱到《保卫黄河》,全场激情澎湃。每一曲完毕,观众总报以热烈的掌声。父亲冼星海如果能看到这些,心里该多高兴啊!他的一部《黄河大合唱》,可以顶千军万马。

1939年,母亲孕育了我,父亲孕育了《黄河大合唱》。我们是“同龄娃”。

那年除夕,延安窑洞,光未然声情并茂地朗诵了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歌词,这是他在病榻前口述,由胡志涛笔录的。朗诵结束,父亲一步向前,紧握光未然的手,激动地说:“我有把握将它写好!”大家期待新的作品问世。

听母亲讲,歌词激发了父亲的创造力,六天六夜,创作始终处在亢奋状态。那几天,父亲生病了,但仍彻夜奋战,不厌其烦地请光未然和战友们描述黄河的壮观、渡河的惊险,学唱黄河船夫号子。他一会儿伏案疾书,一会儿起身试唱,写完一曲,便唱给母亲听,有时还和联络员田冲、郭敬零合唱、轮



▲冼星海在延安指挥排练《黄河大合唱》。

资料图片

唱,不知不觉,写出60多页手稿。光用坏的笔尖,就在桌上堆成了小山。

父亲爱吃甜食,光未然托人弄来了两斤白糖。写累了,父亲就捏点白糖,放到嘴里。为了给父亲提神,母亲特意制作了“土咖啡”——把黄豆炒熟,磨成粉,加点红糖泡水。当时大家笑称,白糖和“土咖啡”,酿就了《黄河大合唱》。

8个乐章的《黄河大合唱》,除了《黄河怨》《黄河颂》三易其稿,其他都是一气呵成。在父亲心中,人民就是抗日的汪洋大海,如同黄河之水势不可挡。尤其是船工拼命划桨,他刻意作了反复唱3遍的处理。我特别希望,现在的艺术家们能恢复父亲原稿中的三连音节奏,表达渡黄河时船工们既紧张又沉着的心态,这样才能战胜黄河的惊涛骇浪。

大合唱必须有乐队。当年物质条件极度缺乏的革命边区,组建完备的乐队谈何容易?大家集思广益——用羊肠线做成低音二胡,将汽油铁桶改造成低音胡琴,把合唱队员们吃饭的勺子收集起来,放进一个大号

的搪瓷缸子里。当《黄河船夫曲》的朗诵“那么你听吧!”一完,指挥手臂一挥,这个新的“打击乐器”,就发出“哗啦哗啦”的声音,与管弦、锣鼓齐鸣,配合着合唱队的“咳哟,划哟!……”烘托出黄河万马奔腾之势!

“保卫家乡!保卫黄河!保卫华北!保卫全中国!”这激昂的吼唱,轰动了延安,传遍了中国,为抗战发出怒吼,为大众谱出呼声。

谱写《黄河大合唱》,也是父亲真正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。1939年6月14日,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在入党日记中写下:“今天是我入党的第一天,是我生命中最光荣的一天。希望能改变我的思想和人生观,去为无产阶级的音乐来奋斗!”

父亲离开延安时,我才8个月大,父亲去世时,我才五六岁,记忆是模糊的。这些往事都是母亲和父亲的学生、好友告诉我的。长大后,我又读了他的著作,在收集整理父亲相关资料的过程中,我一直在思考,《黄河大合唱》为什么有穿越时空的力量?

我想,是因为父亲把自己的疾苦与人民的疾苦、自己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真正结合了起来。他始终强调“普遍的音乐”,强调艺术家的社会责任,“在抗战期间,不容许我们有自我的‘为艺术而艺术’的作品”。淞沪会战打响后,父亲在给奶奶的家书中这样写道:“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,我愿意担起音乐在抗战中伟大的任务……”他的作品不只用

心写成,也用血写成。40年生命,父亲写出上千首作品。

他常说,“人民的斗争就是我的歌”。他的奶奶黄苏英虽然没什么文化,但她把一颗朴素的爱国心传给了儿子。父亲创作过一首粤语歌,叫《顶硬上》。奶奶曾做过搬运工,歌词正是奶奶口述而来:“顶硬上,鬼叫你穷,铁打心肝铜打肺,立实心肠去挨世……”他想用自己的作品来唤醒被侵略,被压迫的人民,使他们争取独立、解放和自由。

我想,在父亲太多无法割舍的人和事里,有新生的我,更有一个迈向新生的中国。1941年,父亲在莫斯科重新编配了交响大合唱《黄河》,但因为当时远离祖国,生活动荡,没有机会试奏和修改,虽演出过几次,却没有进一步整理。2005年,我用8年时间整理的书籍《黄河大合唱》出版,包括“延安版本”和“苏联版本”,用实际行动弥补父亲的遗憾。

我去看莫斯科,去过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,追寻父亲当年的足迹。当我站在阿拉木图的冼星海大街上时,我是那样的欣慰,异国人民的怀念,是对父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所作贡献的肯定。

父亲离开我整整80年了,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,时常会在梦里和他见面。我想告诉他,如今有中国人、有华人的地方,就有《黄河大合唱》;我想告诉他,咱们的嫦娥一号上天了,搭载的作品就有《黄河大合唱》;我想告诉他,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,《黄河大合唱》一定还会被人们不断唱响。

父亲对祖国和人民的爱,像黄河奔腾不息,他将生命的乐章,写进祖国的山河。《黄河大合唱》是永存的。

(作者为冼星海之女)

七弦作舟有知音

访国风乐团自得琴社 王璠

古琴流传至今,就是每一代人不断添碑加瓦又琴瑟和鸣的成果”。

松驰感满满的呈现背后,是朱里钺眼中“不计成本的较真”。他举了个细节,复原古代装束,他们追求“独一无二的颜色”。“挑选原材料,选定织法,定制染色,达不到预期,就一遍遍重来。我们有自己的标准。”早期的作品有麦克风架子,观众建议画面上不要任何设备,琴社便一次次微调,形成了现在的视觉效果。

“七弦作舟有知音,十年江声无古今。”自得琴社化用白居易的诗回眸过往。弹一曲,为知音,是他们一定要做的事,于是便怀着赤子之心去做,做了,他们也成了他们自己。

朱里钺记得“一些晃动的小脑袋”,那是民乐改编的《哆啦A梦之歌》巡演时,他在后排看到的孩子们跟着节奏轻轻摇动的样子。

唐彬谈到了YouTube上一名海外观众的留言,“老师,你回来了”,仅仅6个字让我热泪盈眶”。白无瑕总能感知到“一些美好的力量”,台上她静静地弹,台下他们静静地听,“好像我们相识已久,因为台下的他们可能就是线上给我留言的网友”。

“深耕传统文化,是有未来的。”观众的热情,让朱里钺的信心更坚定了,从80后到00后,总有年轻的力量加入进来。未来,他计划完善“朝代系列音乐会”,他想把演出带向更广阔的天地,带去小剧场,带到露天广场,带给更多普通人。“只要专注于呈现美好的东西,自然会有人与你同频。”

人们喜欢自得琴社,着迷的,是种纯粹的沉浸感——包容的、充满可能的、带着“我有嘉宾,鼓瑟鼓琴”般真诚的。这让我想起朱里钺给我分享的一段视频,视频里,自得琴社的打击乐手在乌鲁木齐大巴扎的民族乐器店里,正和当地不相识的乐手即兴联动。快乐恣意,不须一字,尽得风流。

问世间,“琴”为何物?走过10年的自得琴社,弹拨出他们的答案——直教人怡然自得,众乐乐矣。

图为自得琴社成员身着宋制服饰演奏。自得琴社供图



自得琴社供图

当前,全球音乐创作正面临一个重要节点——在飞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中,如何保持旺盛的创新活力,让创作更好地适应时代?

纵观中国音乐发展史,从《诗经》的雅乐到汉唐的宫廷音乐,从宋元词曲到明清戏曲,每个时代都有其代表性的音乐风格。上世纪80年代伊始,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作曲家率先以“新潮”音乐的形式为我国的音乐事业发展注入了活力。《地平线》《离骚》《川崖悬葬》等一系列交响乐作品,引领了中国音乐的创新。可以说,当代中国音乐创作不断与民族音乐传统相结合,技术水平不断提升,风格体裁日益多元,在主题上,既关注历史,也瞩目未来,从各方面看,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。

也要看到,中国的音乐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传统与现代的割裂问题。一方面,有部分作品停留在对传统音乐形式的简单模仿;另一方面,大量流行音乐完全套用西方音乐模式,缺乏文化主体性。这两种极分化现象,导致中国音乐在国际舞台上尚未完全形成独特的辨识度。据中国音乐家协会2022年数据显示,国内原创音乐中具有鲜明中国元素的作品占比不足15%,且多数停留在符号化运用层面。辉煌的音乐传统与当代的音乐成就并未完全匹配。

事实上,中国历史上不乏成功的音乐革新范例。盛唐时期,在吸收西域音乐元素基础上形成的“燕乐”,不仅丰富了音乐表现力,更催生了“词”。宋代则因市民文化兴起,发展出更为通俗化的“宋词”音乐。这些历史经验表明,正因为开放包容、与时俱进的特性,中国音乐才生机勃勃。当今音乐创作应当继承这一传统,所以,我们呼唤中国音乐的“新风格”,构建具有当代中国音乐特质的音乐表达体系,推动当代中国音乐创作迈向更高水平。

如何构建这种风格?我们必须重新审视音乐作品的评判标准,这个标准应当符合中国社会和广大听众对音乐的期待——新的音乐创作要充分融合中国传统与当代音乐元素,展现富有时代感且充满自信的中国音乐风格。创作者要充分认识到,音乐创作的目标不仅限于贴合某个特定时代或风格,而要立志创作出能够跨越时间、产生深远影响和价值的作品。从这个角度看,音乐家对本民族音乐文化当代表达的孜孜以求,既推动中国音乐“走出去”,也是解决“我是谁”的创作本源问题。

中国音乐的“新风格”不仅关乎艺术发展,更是文化自信的体现。中国风格能够流传到今天,在于它的旋律性,在于对民族文化的深刻体察。而“新风格”除了在“古典”和“现代”之间找到交汇点,还需要用音乐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和现实做出思考和阐释。为此,中国音乐家要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。

(作者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)

呼唤中国音乐的新风格

叶小钢



本版邮箱:ysbj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王璠
版式设计:赵偲汝

从新儿歌到新经典

任姗姗

从《小燕子》《找朋友》到《歌声与微笑》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,这些丰盈几代人精神世界的经典儿歌,彰显了好作品的时空穿透力。“老儿歌魅力依旧,新经典身在何方?”近些年,对儿歌创作“青黄不接”的忧虑屡屡成为热点话题。

在近期举办的“阳光下·童声里”全国优秀少儿歌曲演唱会上,我感受到新儿歌的生命力。《小花》里有大凉山五彩缤纷的花和春夏秋冬的四季变迁;《我的婆婆》娓娓道来湘西大山深处一位老人乘坐高铁走出大山的心情;《一米》再现孩子们眼中每一寸风景的惊喜与有趣……近20首优秀原创少儿歌曲,大部分来自“新时代优秀少儿歌曲创作推广工程”,它们质朴、清澈,唱出了童真与童心。

关于儿歌创作的现状,主要有三种看法。有人认为缺乏好作品,许多儿歌“说大人话”,脱离孩子们的真实生活和真情实感。也有人认为儿歌的作者队伍分散,传播平台也分散。还有人认为,儿歌和成人歌曲的界限在模糊。互联网社交平台的强势传播下,孩子们几乎可以毫无保留地接触到经典和“神曲”。传统意义上的儿歌已经无法适应孩子们的心智发展,留住孩子们的心。

生长在互联网时代的孩子们,其实并不缺少可唱、爱唱的歌曲,也不缺少获取中外好作品的渠道。对孩子们来说,缺少的可能是讲述他们正在经历的生活、陪他们一起长大的新儿歌。对家长来说,急需的是能帮孩子们屏蔽灰色童谣的“黑名单”。

人们喜欢自得琴社,着迷的,是种纯粹的沉浸感——包容的、充满可能的、带着“我有嘉宾,鼓瑟鼓琴”般真诚的。这让我想起朱里钺给我分享的一段视频,视频里,自得琴社的打击乐手在乌鲁木齐大巴扎的民族乐器店里,正和当地不相识的乐手即兴联动。快乐恣意,不须一字,尽得风流。

问世间,“琴”为何物?走过10年的自得琴社,弹拨出他们的答案——直教人怡然自得,众乐乐矣。

图为自得琴社成员身着宋制服饰演奏。自得琴社供图

快人快语

一辈子?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晚上做梦白天想,现在见到你;有缘千里来相会,请容关照”。这段壮族三声部民歌的欢迎曲,钻进了莫花美的心里。“我慢慢觉得,山歌唱的是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心声。”她找到了情感上的契合和文化上的归属。

一辈子

旋律厚实、婉转、柔和,因为需要三人以上演唱,我们又叫它“三声欢”,“莫花美一边讲,一边做演示:“演唱时,要先发一声‘哈’,这个‘哈’要随主题和情景变换,歌词也得严格押韵。不容易哟!”

一辈子

在丈夫和家公的帮助下,莫花美逐渐掌握了传统的壮族三声部民歌歌词结

壮乡山歌,一唱就是一辈子

李维俊

被称作壮族民歌“活化石”的壮族三声部民歌,始于唐朝,盛于明清,相传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莫花美打开了话匣子:“我们称壮族三声部民歌为‘欢哈’。欢,在壮语里是山歌的意思;哈,在壮语里是呼应的意思;欢哈,就是合声山歌。”

像许多民间音乐一样,壮族三声部民歌源于山中劳作。“歌曲由三个声部构成,主唱旋律高亢、明亮、流畅,合声

结构、押韵方法和演唱。因为她的唱腔高亢、明亮、突出,擅唱高声部,她开始在各种歌会和演出中担任第一声部主唱。

从村里的节日庆典到自治区的国际民歌节,夫妇俩一路“高歌”,也萌生了一个心愿:要把壮族三声部民歌传承下去!

作为返乡教书的老师,莫花美夫妇的收入并不算高。2008年,莫花美夫妇将攒下的10万元积蓄全部掏出,在当地政府

的支持下建起了壮族三声部训练馆,把自家改造成了培训基地。夫妻俩把村里爱唱山歌的中老年人、务工回乡的年轻人全喊来,边教边唱。他们又抱着壮族三声部民歌的歌谱走进学校,教孩子们唱歌。不少外地人也慕名而来。10多年来,莫花美夫妇培养学生600多人。

2013年,马山县文化馆馆长蓝海群被文化部选派参加“中国蒲公英(2013)维也纳金色大厅夏季音乐会”;2024年,四位大学音乐老师组成的“俏丽组合”受邀参加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春节联欢晚会,出演《我的家乡我的歌》节目……他们都是莫花美夫妇的学生。

莫花美夫妇的感动与欣慰溢于言表,“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。我们只想一直唱下去、教下去,直到唱不动为止。”



自得琴社

自得

琴社

自得